

## 状语标记“地”的表述功能

張 聞

### 要旨

本稿では、多項状語と単項状語の区別を切口として、典型的な言語データに対する整理と分析を行う。これまでの先行研究に基づき、語義が直接に主語・目的語につながる状語は「地」と付く傾向があり、語義が直接に述語につながる状語は「地」と付くか付かないかどちらでも可能である。ただし、「地」の隠現は状語ないし状語中心語構造の意味付けにある程度の影響を与えている。具体的には、「地」は語義指向の対象を区別する一方、文の表現を易化し、話し手の主観的な感想を明らかにするものであり、状語が表すプロセスと感情色彩（傾向、態度、評価など）を高めるといった機能を持っている。

关键词：语义异指 语义非异指 “地”的隐现 表意功能

我们知道，结构助词“地”是从“的”分化出来的，用于状中结构的“地”和用于定中结构的“的”从句法表现到表述功能确有很多相通之处，但作为现代汉语中的两个语言成分，二者也有各自的一些特点。相比较而言，汉语学界对于“的”关注要超出对于“地”的关注。对“地”的研究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已开始，并且已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例如，对于“地”词性的判定，朱德熙（1961、1982）<sup>1</sup>、刘月华（2001）<sup>2</sup>、吕叔湘（1999）<sup>3</sup>、杨德峰（2002）<sup>4</sup>、刘克云（2011）<sup>5</sup>等，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研究成果；还有对“地”的功能研究，如：刘月华（2001）<sup>6</sup>、张谊生（2000）<sup>7</sup>、曲抒浩，李向农（2016）<sup>8</sup>等，也是比较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

限于我们的阅读范围，最早提出“地”的隐现问题的是吕叔湘（1978），该文认为“修饰语和被修饰语之间的‘的’字，用和不用，在大多数场合不取决于

- 
- 1 语素（词缀）说。朱先生认为修饰语后头的“的”包含三个不同的语素，一个是副词的后缀，一个是状态形容词的后缀，还有一个是助词。
  - 2 刘月华（2001）认为“地”为结构助词。
  - 3 吕叔湘（1999）认为“地”为助词，修饰动词和形容词。
  - 4 杨德峰（2002）认为“地”有语用标记的作用。
  - 5 刘克云（2011）将状语标记“De”（其语音实现为“地”）纳入中心语的考察范围。
  - 6 刘月华（2001）认为“地”有加强描写的作用。
  - 7 张谊生（2000）认为“地”能突出摹状性的。
  - 8 曲抒浩，李向农（2016）认为状语标记“地”具有确立状中关系的语法作用，具体表现为“标明”、“转化”、“异化”和“多样化”等。

语法（尽管有“的”与否是两种结构），而取决于修辞。”文章中虽没有提及“地”隐现的动因，但这个认识给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方向和启示。

刘月华等（2001）认为：“多数双音节形容词一般情况下不用“地”，强调描写作用时用“地”。

郑远汉（2005）从话语制约角度探讨了“地”的隐现问题，认为“地”作状语的可有标记，有显化语义关系的作用；再者，“地”的隐现还需要从结构、语义、修辞、风格等多个层面分析。

虽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探讨了“地”的隐现问题，但大部分研究都停留在对表层现象的罗列和陈述上，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也很少述及“地”隐现的深层理据和动因。那么，“地”隐现的理据和动因究竟何在？从认知方式的角度如何判定和识别“地”的作用？这就成为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因此，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想先对“地”的功能加以梳理，然后以此为突破点进一步分析“地”的隐现问题。为方便讨论，我们将语料中用作状语标记的“地”与“的”都统一记作“地”。

## 1 状语带“地”情况的考察

本章我们主要从单项状语和多项状语的区别为切入点，对一些比较典型的语料进行整理和分析。按其语义指向的不同，又可将单项状语分为语义异指（语义不直接指向其后的谓词中心语）状语与语义非异指状语。我们将分别对不同类型的状语的带“地”情况进行考察。

### 1.1 单项状语带“地”的情况

#### 1.1.1 语义异指

税锡昌（2003）认为“语义指向的实质是词语的线性排列反映的语言结构的层次性和语义表达多维性之间的矛盾。”状语的语义不仅仅可以与其后的谓词中心语发生语义联系，还能与句中的其他成分发生语义联系。本文简略地将语义异指分为指向宾语和指向主语两种类型。下面我们逐项分析。

#### A 指向宾语：

- (1) 花也不很多，圆圆地排成一个圈，不很精神，倒也整齐。（鲁迅《鲁迅小说集》）
- (2) 楼上有一扇窗，绿漆涂染，窗台上艳艳地开着一盆花。（贾平凹《浮躁》）
- (3) 但是无论如何，请你点上你的香，少少地撮上一些沉香屑……（张爱玲《张爱玲短篇小说集》）

例（1）可以转换成“圆圆的圈”或“圈圆圆的”；例（2）可以转换成“艳

艳的花”或“花艳艳的”;例(3)可以转换成“少少的沉香屑”或“沉香屑少少的”,它们的语义与宾语有着较为直接、紧密的语义联系。

#### B 指向主语:

先看形容词状语:

(4) 有几只兔子头, 孤零零地挂在树枝上, 宛如遗留的风干果实。(莫言《丰乳肥臀》)

(5) 他们在草地上坐下来, 他们的身旁是树木, 稀疏地环绕着他们。(余华《偶然事件》)

(6) 那狮子完全直立了起来, 腰身很长很长, 屁股圆圆地坠在下面, 虽然不十分像人, 反正毫无狮意。(张爱玲《赤地之恋》)

例(4)可以转换成“孤零零的几只兔子头”或“几只兔子头孤零零的”; (5)可以转换成“稀疏的树木”或“树木很稀疏”; (6)可以转换成“圆圆的屁股”或“屁股圆圆的”, 它们的语义与主语的联 系较为密切。

再看动词状语:

(7) 汪若海皱着眉头审视我, 片刻, 试探地说: “你在开玩笑对吗?” 王朔《玩的就是心跳》

(8) 王太太轻轻的往旁边让, 又是皱眉, 又是笑, 警告地说道: “喂, 喂, 喂,” …… (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

根据王政红(1989)的说明, 我们知道, 能够带“地”的动词一般为双音节的动作行为动词或心理活动动词这类跟人体或人的思维有关的词。这类动词的发出者一般为带有生命体征的人(或动物), 语义一般都指向人也就是主语。因此(7)、(8)中主语部分和状语部分的可转化为“汪若海试探”、“王太太警告”之类的主谓短语。

另外, 一部分固定短语的语义也是指向主语的, 刘月华(2001)指出, 固定短语一般都要带“地”, 其实不然, 如:

(9) 这时, 沙月亮率领着他刚刚成立起来的黑驴鸟枪队, 正沿着我们送葬时走过的那条道路, 兴高采烈地对着村子跑来。(莫言《丰乳肥臀》)

(10) 鸽子们大摇大摆(地)在院子里走着。(莫言《丰乳肥臀》)

例(9)中的“地”去掉, 整个语句的确就显得不太自然, 因为“兴高采烈”一般用于形容人的神态或情绪, 受句法结构关系的制约, 表面直接指向其后的“跑”, 但它实际与主语“沙月亮”发生语义联系, 或者说表述对象是“沙月亮”, 因此属于语义异指情况。例(10)中的“大摇大摆”更倾向于描绘走路时的状态, 是非异指成分, “地”去掉以后似乎没有问题。看来, 状语语义异指还是非

异指，与“地”的隐现是直接相关的，也即语义异指的状态成分的后面倾向于用“地”。

陆丙甫（2004）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探讨过状语后是否添加“地”的问题，并提出“距离——标记对应率”原则，认为“附加语离核心越远越需要添加表示它跟核心之间语义关系的显形标记”。一般来说，状语大都是修饰谓语中心语的，因此，当语义出现异指时，状语就远离了中心语（核心），不能直接对其进行修饰和描摹，而要越过直接组合成分，与其前面或后面的成分（甚至跳出小句的界限）发生语义关系，语义关系与线性结构产生背离。这时，我们的认知通过“语义和谐率”，自动将修饰语与其实际指向的中心语进行重新组配，这种语义异指就在认知上多了一个步骤，同时也弱化了状语的现场描写性和修饰性。认知步骤的增加在句法表现上常会投射为句法成分的增多，现场描写性有所弱化的状语成分以需要以状语标记提升并标示其充当状语的能力。在此条件下，“地”似乎就成了不可缺少的成分。

### 1.1.2 语义非异指

语义非异指意味着状语直接指向后面的中心语或者是指向谓语部分所表达的整个事件。对语义非异指状语，我们也可以按照其本身类别的不同进行描述。下面，我们就分别看看副词、形容词、名词、动词、象声词、重叠式、固定短语、比况短语<sup>9</sup>等语言成分所充当的状语。

副词状语：

(11) 它可以说是默默地离开了人世。（莫言《牛》）

(12) 三个像猎狗一样矫健的男人，不断地往上蹿跳着，尽量地舒展开钢板一样的身体，把悬挂在树枝上的几十只野兔子砍得七零八落。（莫言《丰乳肥臀》）

根据杨德峰（2002）可知，能带“地”的副词一般为表情态、程度、时间、语气的双音节副词，且副词的作用是在动词和形容词前起到修饰和限定的作用（见刘月华 2001），因此副词的语义几乎都是指向其后的谓语中心语的。例（11）中的“默默”可被理解为“方式”，也可被理解为“状态”；（12）中的“不断”表示“蹿跳”的频率，“尽量”则表示“舒展”的程度。

形容词状语：

(13) 这些论文不仅尊重客观真实性，而且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倾向性。（人民日报 1995 年 4 月）

(14) 我定睛看着丈夫的眼睛，慢吞吞地告诉他我做了 B 超，我们是个女儿。（池

9 比况短语我们只考虑“像（似、宛如、仿佛等）……一样／一般”“……般”这一类结构，“似的／似……的”句不纳入讨论范围。

莉《怎么爱你也不够》)

上述两个句子, (13) 中的“明确”指向“表示”, 表明“论文”是如何表明自己的倾向性的; (14) 中“慢吞吞”指向“告诉”这一谓语中心语, 表明“我”以什么样的方式告诉对方“我做了B超, 是个女儿”这一事件。

名词状语:

(15) 母亲拍拍我的头, 歉意地笑着, 说: “金童, 你七岁了, 是大男子汉了, 该断奶了!” (莫言《丰乳肥臀》)

(16) 她懊悔不是为别的, 只是怕人家觉得她太露骨的, 即使他本来有意于她的, 也会本能地起反感。(张爱玲《十八春》)

(17) 豫瑾对曼桢很有好感的, 至于他对她有没有更进一步的表示, 曼桢没有说, 可是世钧直觉地知道她没有把全部事实告诉他。(张爱玲《半生缘》)

我们知道, 名词本身表示一种事物的, 在语义上趋于稳定化和凝固化, 直接修饰谓词中心语的能力较弱, 而通常属于被修饰的成分。为了使原本缺少直接修饰谓词中心语能力的名词性成分获得描写性, 就必须借助状语标记“地”激活其指称对象的“属性”“状态”或“特征”内涵, 使其具有描写性。如(15)中的“歉意地笑”可以被理解为“带着歉意的表情笑”; (16)中的“本能地反感”可以被看作是“基于本能这种行为产生反感”; (17)则可以看作是“依靠直觉的方式知道”。刘芳(2016)总结了名词状语与其中心语之间的语义关系, 具体为: 表示动作的方式、范围、工具、依据、程度、动作者动作时的情态等, 其中, 其中表示动作者情态者居多。总之, 名词状语的语义通常都是指向其后的谓词中心语的, 不过, 一般要用“地”。

重叠式状语:

副词重叠式<sup>10</sup>:

(18) a 记得文化革命开始时, 他刚三十出头, 正是风华茂盛之时——结果这好年华白白地浪费掉了。(路遥《平凡的世界》)

(19) 想着他对她的磨难, 想着生死与共非人非鬼的未来岁月, 就想抱了她的身子, 永永远远地去保卫她, 不惜以命相殉。(刘恒《伏羲伏羲》)

形容词重叠式<sup>11</sup>:

(20) 她高高地举起教鞭, 手腕灵活多变地抖动着, 让巫云雨的帽子在空中滴溜

10 本文不严格区分副词的构形重叠和构词重叠。我们确定副词重叠的标准是: 不论该副词的重叠式是否成词, 只要其基本式在口语和书面语中能单独使用, 而且基本式与重叠式在语义上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那么就可以认为该副词是可以重叠的。

11 本文所说的形容词重叠式指AA式与AABB式。



溜地旋转，转得那么巧，转得那么俏，转得巫云雨灵魂出了窍。（莫言《丰乳肥臀》）

(21) a 妻在屋里拍着闰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朱自清《荷塘月色》）

动词重叠式<sup>12</sup>：

(22) a 宋钢擦着眼泪，李光头摸着脑袋，两个孩子摇摇晃晃地走过去，宋凡平笑着问他们：“像不像学扫荡腿？”（余华《兄弟（上）》）

(23) 他摸摸索索地朝墙角靠去，绕过了八仙桌子。（迟子建《秧歌》）

“一量”重叠式<sup>13</sup>：

(24) 然后他一步一步地走下了楼梯。（余华《难逃劫数》）

(25) 他姨太太赶在他前面走出来，在铜钩子上取下他的长衫，帮他穿上，给他一个个地扣钮子。（张爱玲《等》）

象声词重叠式<sup>14</sup>：

(26) 枪子儿从半空中嗖嗖地飞过去。（莫言《丰乳肥臀》）

(27) 更加严重的是，她们面前的灌木枝条被烤出了一层油，一股夹杂着火星的热浪扑来，那些枝条毕毕叭叭地燃烧起来。（同上）

(28) 天空一片灰黯，雷声隆隆，间着闪电，雨仍在哗啦哗啦地下个不停。（慕容美《金笔春秋》）

关于各词类的重叠式的语义和功能，向来是学者们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例如，张谊生（1997）认为副词重叠式侧重于描写，且带不带“地”是任意的，但带“地”以后可以突出摹状性或舒缓口气；李劲荣，陆丙甫（2016）提出形容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可以概括为：在具体的事件性场景中对事物的声色形貌和动作的情状方式进行足量的描绘；陈光（1997）提出双音动词的重叠式表示人或物某段时间内静态的属性或状态，因此具有一定的描写性。且双音动词重叠式既可以直接作状语，也可以后加副词性后缀“地”作状语；李宇明（2000）总结了“一量量式”与“一量一量式”的表意功能，认为“一量量式”以表达静态多量和动态多量为主，有时也可以表示周遍性；“一量一量式”的意义范畴与前者相同，但因其具有分离性，可表达“顺序动态性多量”和“分离性静态多量”，且当顺序义与分离性得到强调时，可以用来描绘事物的发展与动作的过程；张恒悦（2008）认为拟声词AA式ABAB式与AABB式在语义上的共性是都具有动态以及持续性语义特征，只是三种形式所对应的认知模式是互不相同的，这就意味着三者在做状语时主要描绘的是动作的持续和发展的过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重叠式成分是具有强描绘性特征的成分，所描绘的

12 本文所说的动词重叠式指AABB式。

13 本文只考察“一量量式”与“一量一量”式。

14 象声词重叠式有三种形式，分别为AA式ABAB式与AABB式。

对象一般为其后面的谓词中心语。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重叠式修饰其后的谓语中心语时，很多情况下“地”是可以省略的。如：

(18) b 鸿渐这孩子，自己白白花钱栽培了他，看来没有多大出息。(钱钟书《围城》)

(21) b 它们吃得饱饱的，就迷迷糊糊睡着了。(叶永烈《蚕儿搬家》)

(22) b 她摇摇晃晃到了水缸边，俯下身去，像骡马一样饮水。(莫言《丰乳肥臀》)

(24) b 他小心翼翼地绕过他们，一步一步走下了楼梯，然后来到了街上。(余华《世事如烟》)

(28) b 萤火虫领着航标灯哗啦哗啦向前飘，只见一团发亮的东西迎面冲来，嘴里还乱叫唤：“不得了，不得了。”(童孟侯《闪亮的朋友》)

固定短语／比况短语状语：

(29) 据见到的人说，他正和一女孩如火如荼地坐在食堂的大桌子前吃饭。(倪迅《三联周刊》随笔集)

(30) a 士官长用狙击枪干掉了离自己最近的一个炮手，三步并作两步地冲上斜坡，跳进空空如也的炮手位。((美)埃里克·尼伦德《光晕·洪魔》)

(31) 她把我抱了起来，鸡啄米般地亲吻着我。(莫言《丰乳肥臀》)

(32) 她的眼泪像泉水一样地涌出来……(张爱玲《小艾》)

例(29)中的“如火如荼”描绘的是“在食堂的大桌子前吃饭”这一事件，(30)中的“三步并作两步”则描述的是“冲上斜坡”的方式和状态；(31)和(32)中的两个比况短语分别描写的是“亲吻”和眼泪“涌出来”的方式和状态。

语义非异指的状语在很多情况下，是可以不用“地”的。如：

(30) b 我别提多高兴了，也忘记身体不舒服，三步并作两步跑去开门。(郑渊洁《舅舅的手表》)

(33) 我故意地仰面跌倒，像毛驴一样遍地打滚。(莫言《丰乳肥臀》)

但是，带或不带“地”是存在着区别的，关于“地”的隐现问题对表意功能的影响，我们将在第三章讨论。

## 1.2 多项状语带“地”的情况

(34) 一切科学的抽象, 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毛泽东《实践论》)

(35) 宗桢迟疑了一会, 方才吞吞吐吐, 万分为难地说道: “我太太——一点都不同情我。”(张爱玲《封锁》)

(36) 母亲坐在梧桐树下, 支起一个柳条筐, 把支架放在筐中央, 将面粉放在细罗网筛中央, 然后, 咣咣当地、不紧不慢地、节奏分明地拉来推去着面筛, 让洁白如雪的新鲜麦面落在筐里, 让麸皮留在筛里……(莫言《丰乳肥臀》)

有时一个中心语会有多项状语, 而多项状语的带“地”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共管式, 如(34)和(35), 不同的是, (34)的状语是同一层面且语义一致指向其后谓词中心语的同类方式状语, 而(36)中的“咣咣当地”指向谓词“拉来推去”, “万分为难”则指向主语“宗桢”;另一种是分管式, 如(35), 因为每项状语都带了“地”, 可将它们看作是属于同一层次各自独立的状语, 状语可以自由调换语序。

另外, 如(35)的“地”只用在其中一项状语或某项状语之后, 本文虽暂不深究此类情况, 不过, 不难看出, 最靠近谓词中心语且语义异指的状语成分倾向于带“地”。当然, 对此我们还需要做进一步考察。

## 2 “地”前成分的语义特征和共有倾向

我们暂且抛开状语类型的区别, 从总体上说, 带“地”状语的语义特征可归结为表示某种样态或者是施行某种动作行为的状态或方式, 我们可将其统称为状态语。有所不同的是, “地”前状语所描述的状态, 在说话人的认知中有的是指向主语或宾语的, 有的则是直接指向其后的谓词中心语的<sup>15</sup>。

对语义倾向于指向宾语的状语(我们称其为指宾状语, 下同), 学界有很广泛的讨论, 卢建(2003)<sup>16</sup>、李劲荣(2007)<sup>17</sup>、何洪峰(2010)<sup>18</sup>等都曾论述指宾状语的特征。根据上述研究, 我们可以看出, 语义指向宾语的“地”前状语的表述特征, 主要就体现为以在行为过程中所呈现的结果的状态转而描写行为过程的状态, 状态性和描写性是其基本特征。

语义倾向于指向主语的状语(我们称其为指主状语, 下同)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 就我们目前掌握的语料来看, 这类状语大都是表示主语本身的神态、神

15 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人对于客观世界的认知有所不同, 对于语义异指与语义非异指的区分, 只是一种倾向, 而并非严苛的划分。

16 该文认为状语具有[主观意志性][动作伴随性][状态临时性]。

17 该文认为指宾状语句则更强调动作的过程。

18 该文认为状语的语义性质是:[+化感性]、[+状态性]和[+言者主观性]。



情或其姿态、样态以及性格、品质等的性质形容词，少部分为状态形容词。我们知道，性质形容词一般只表示属性，语义上通常只能跟人或事物相匹配，作状语修饰谓词性成分远远不如状态形容词自由。其中，单音节性质形容词大部分要经过重叠后带“地”等才能充当状语，而双音节性质形容词一般也可以带“地”作状语。赖惠玲（2017）对此作出的解释是，性质形容词在程度或量上面属于“无界”性状，进入状位后受状位的规约，显示为伴随动作进行的过程中，主体有意识地表现出的临时属性，具有可控性。“地”的使用，标记了它们由“无界”向“有界”的转变，使其获得了作状语的资格。

当然，语义非异指也即指向其后谓词中心语的状语占大多数，其内部成员复杂多样，如前所述，可以为副词、形容词、名词及各类词或短语的重叠式，还有固定短语、比况短语等等。除了“名词+地”比较特殊之外<sup>19</sup>，其余几类状语最核心的语义功能就是有关对谓词中心语进行描写。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由于主语是动词的发出者，状语的指向性有时既可以判断为指向主语，也可以判断为指向谓语动词，这是由于人对于客观世界的认知有所不同而造成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判断语义关系与主语还是谓语动词比较紧密。因而指主状语带“地”的能力在指宾状语与指谓状语之间，指宾状语，指主状语，指谓状语三者带“地”的能力呈现出阶梯状，即：

指宾状语 > 指主状语 > 指谓状语

### 3 “地”的隐现对状语乃至整个状中结构的表意功能的影响

上面我们谈到了状语语义非异指时，“地”可隐可现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地”的隐现对状语乃至整个状中结构表意功能的影响。

首先，“地”有区别状语的指向对象的作用，如：

(37) a 厅的前面，有扇门，朱七七笔直走了过去。（古龙《武林外史》）

b 厅的前面，有扇门，朱七七笔直地走了过去。

带“地”时，(37) a 描述的是“朱七七”走出去的方式，这种方式是表示没有拐弯、没有经过其他地方的方式，说明走的路线是笔直的，这时“笔直”修饰的中心语为“走”，跟“朱七七”这一主语没有明显的修饰关系。(37) b 去掉“地”后，描写的是“朱七七”走过去时的姿态，描述的主体还是“朱七七”这一主语，强调的是朱七七挺直腰杆的样子，此时状语的语义跟主语发生关系。因此，通过“地”我们可以判断状语的语义指向对象是哪一个成分。

其次，“地”可以赋予某些词语作状语的资格，也可以把一些语义相对完整、

19 之所以说它特殊，是因为名词加“地”作状语的用法在刚进入现代书面汉语时，曾有过一定的发展，但这种用法逐渐受到汉语自身语法系统的排斥。除了少数几个名词，已经很少见到其他名词加“地”作状语的用法了。

句法相对独立的短语甚至是小句等整合于同一个线性结构中，这一方面简化了句子形式，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凸显说话人的主观感受。如：

(38) 母亲沙哑的嗓音在那个下午颤抖不已，她虽然泪眼模糊却神态庄重地告诉孙光平：“你杀了他，吃亏的还是你。”（余华《在细雨中呼喊》）

(38) 可以分化成两个句子，即：“她泪眼模糊却神态庄重”、“她告诉孙光平：“你杀了他，吃亏的还是你。”“她虽泪眼模糊却神态庄重”本身就表述一种事态，表述对象和内容齐全，在人的认知中可以呈现为一个语义相对完整、句法相对独立的结构。在将该事态作为一个更大的事件的附属部分，也就是将该结构处理为主要动词的附加成分时，意味着人的大脑中存在一个“再认知”的过程，“地”就起着将两个认知过程整合为一个线性结构的链接作用，可以赋予原本独立的结构描绘性和修饰性特征。

再者，“地”的隐现能够使句法关系和语义关系得到改变，这一点在动词作状语时体现得尤其明显。有些“动词+动词”结构，其间是否有“地”，其句法和语义关系完全不同。如：

(39) a 王太太轻轻的往旁边让，又是皱眉，又是笑，警告地说道：“暖，暖，暖，”……（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

b 王太太轻轻的往旁边让，又是皱眉，又是笑，警告说道：“暖，暖，暖，”……

例(37) a 是动词修饰动词的状中结构，有“用……的态度”、“以……的方式”的含义，“警告”只表示一种态度或方式，实际上发生的动作只有“说”；(39) b 则体现为一个连谓结构，意味着“说”这一言语行为同时也是“警告”行为。可见，“地”的隐现在改变句子结构的同时，也对语义有所影响。

最后，“地”的使用可以使得状语成分的过程性得到强调，使表述的主观性得到加强。如：

(40) 我的心都要碎了，我含着泪水向她拼命招手。别了，我亲爱的人，我爱你，但我还是要离开你，我将深切地盼望着你有一天会来到我的身边……（路遥《你怎么也想不到》）

从句法平面上看，“拼命招手”与“拼命地招手”、“深切盼望”与“深切地盼望”属于平行结构，但我们知道认知或概念上相接近的实体，其语言形式在时间和空间上也相接近（见沈家煊 1993），因此“深切盼望”与“深切盼望”更倾向于描述一个整体行为，很难插入其他成分；而“拼命地招手”与“深切地盼望”，“地”拉开了状语与中心语的距离，它们之间的结构比较松散，中间甚至还可以继续添加修饰成分，这表明带“地”后状语部分的过程是可以被拉长的。

下面再看一个例子：

(41) 母亲把饭煮了，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因为她身体高大

结实，还能挑水挑粪。母亲这样地整日劳碌着。（朱德《回忆我的母亲》）

前半句列举了母亲“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挑水挑粪”等整日操劳的事项，后半句的“这样地”是为了通过以“地”凸显“这样”，使“这样”所指也即母亲所操劳的内容得到凸显，从而使得作者的感情表达得更为充分，更为强烈。

#### 4 “地”隐现的深层理据的初步认识

通过上文对“地”的使用情况及其功能的考察，可以看出“地”的作用体现在句法、语义、语用等各个层面。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应对“地”隐现的深层理据加以阐释。

我们的初步认识是，对“地”隐现的深层理据可以运用认知入场理论阐释。

所谓认知入场（cognitive grounding），就是让符号（即自然语言）和现实的认知场景（situation of speech）相联系的过程。我们说话的顺序及话语结构事实上反映了大脑对于客观事物的认知方式，或者说认知方式映射到语言结构中就呈现为特定的语言表述方式。根据我们初步考察，带“地”状语可以对其修饰对象起到更为突出的描绘作用，并能使听话人在认知中将话语与场景衔接起来，这也就是所谓的认知“入场”目的实现。当然，对这一问题这还需要我们做进一步探讨。

#### 参考文献

- 杨德峰（2002）《试论副词作状语带“地”的问题——兼论重叠式副词作状语多带“地”的动因》，《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 曲抒浩，李向农（2016）《试论现代汉语状语标记“地”的语法功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7月第43卷第4期
- 吕叔湘（1978）《漫谈语法研究》，《中国语文》1978年第1期
- 郑远汉（2005）《从话语结构的制约看状语标记“地”的隐现》，《汉语学报》2005年第3期（总第11期）
- 税锡昌（2003）《语义指向分析纵横谈》，《外国语言文学研究》2003年9月第3卷第3期
- 青野英美（2017）《关于现代汉语描写性状语标志“地”（現代中国語描写性連用修飾語マーカー「地」について）》，神田外語大学紀要第29号
- 沈家煊（1993）《句法的象似性问题》，《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年第1期（总第93期）
- 青野英美（2005）《现代汉语描写性状语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 吕叔湘（1999）《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 刘月华, 潘文娒, 故韡 (2001)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赖惠玲 (2017) 《现代汉语自主状语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朱德熙 (1961) 《说“的”》, 《中国语文》, 1961 年第 12 期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刘克云 (2011) 《状语标记“地”的句法分析》, 《阜阳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 年第 3 期 (总第 141 期)
- 张谊生 (2000) 《现代汉语副词研究》, 上海: 学林出版社
- 王政红 (1989) 《动词作动词的修饰语研究》, 《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89 年第 2 期
- 陆丙甫 (2004) 《作为一条语言共性的“距离一标记对应律”》, 《中国语文》2004  
年第 1 期 (总第 298 期)
- 刘芳 (2016) 《现代汉语名词加“地”作状语的考察》, 《宁夏大学学报 (人文社  
会科学版)》, 第 38 卷第 4 期
- 张谊生 (1997) 《副词的重叠形式与基础形式》, 《世界汉语教学》1997 年第 4 期 (总  
第 42 期)
- 李劲荣, 陆丙甫 (2016) 《论形容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 《语言研究》2016 年第  
36 卷第 4 期
- 陈光 (1997) 《现代汉语双音动词和双音形容词特别重叠式——兼论基本重叠式  
类化作用和功能渗透》, 《汉语学习》第 3 期
- 李宇明 (2000) 《汉语量范畴研究》,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张恒悦 (2008) 《拟声词的重叠——以 AA, ABAB 和 AABB 为中心》, 《中国语  
学》255 号
- 卢建 (2003) 《可换位摹物状语的位安现及功能分析》, 《语言研究》2003 年第 23  
卷第 1 期
- 李劲荣 (2007) 《指宾状语句的功能透视》, 《中国语文》2007 年第 4 期 (总第 319 期)
- 何洪峰 (2010) 《状态性指宾状语句的语义性质》, 《语言研究》2010 年第 30 卷  
第 4 期